

白头吟

今日天气确是好极，季春时节，万里无云，清风朗日。我与他沿着护城河畔的青石板路缓步而行。路边柳树颜色青苍，柔软地垂下枝条。护城河上时不时行过三两艘画舫，遗落下一串轻歌曼舞。

其间有一艘画舫格外华丽，外壳流光溢彩，仿佛金玉雕琢的一般。隔着朦胧的轻纱，依稀可见画舫中怀抱琵琶的美人剪影。

忽有一人从画舫中掀帘而出，两手轻搭在围杆，其中一手执着一把折扇。那人着一袭不染纤尘的月白衣衫，美目横波，眉眼美得惊心动魄。他额前几缕发丝零落，神情轻佻，脸上沾一点灼目的胭脂色。似是觉察到什么，他抬目向我与宋引默处望来，见我与宋引默并肩而立，如画的眉目蓦地一沉。

他看着宋引默，目光冰冷，眼神微凝。

宋引默迎向他的目光，只淡淡一笑。

这两人从来气场不合，我察觉二人目光相接时的暗潮汹涌，悄悄拽了拽宋引默的衣角，小声道：「不许搞事情。」

宋引默唇角弯起，牵紧我的手，轻笑道：「好，不搞事情。」

我唇角弯起，拉着宋引默离了护城河去往最人声鼎沸的坊市。
坊市的街道旁有叫卖糖葫芦的小贩。

我眉眼弯起，挣开宋引默的手，跑上前买回两串红艳艳的冰糖葫芦，左手拿一串，右手拿一串，献宝似的往宋引默面前一扬，而后挑眉笑道：「叫姐姐，姐姐请你吃糖葫芦。」

我猜说这话时，我的神情语气定然像极了当街调戏良家妇女的小混混。

良家妇男宋引默从善如流道：「姐姐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为什么我会有一种被调戏的感觉？！

他唇角弯起，眼底划过一丝笑意，不忘摊出一只手来，笑道：「叫了，我的糖葫芦呢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：「臭弟弟，你抬抬脚。」

他依言做了，垂眸看了看，旋即抬头问道：「抬脚做什么？」

我将两手的糖葫芦一股脑塞到他手里，语重心长道：「我怕你踩到你掉下的节操。」

宋引默：「……」

与他一路嬉笑打闹着已临近午时，他牵着我寻觅吃饭的地方，不知不觉便到了天香楼。

我在长街上抬头一望，瞧到与梦中所见别无二致的屋檐。屋檐尖上翘起玲珑飞角，底下是一扇打开的窗。我在梦中抬头望去时，窗边立着一个清逸出尘的白衣少年郎。

宋引默见我望得出神，笑道：「便去天香楼用饭，如何？」

我轻轻一笑，点了点头，他便牵着我进了大堂。有侍者迎上来，问我们在何处落座。

楼内布局与梦境中一模一样，我循着稀薄的记忆向楼上望去，果真瞧见角落处那间梦里来过的包间。

我微微一怔，仿佛看到一个碧裙少女从包间推门而出，怒气冲冲地离开的影像。我眨了眨眼睛，这段影像便从眼前消泯得无影无踪。

宋引默轻笑着问我喜欢哪处位置，我只觉喉咙略有些干涩，伸手指了指楼上那处包间。

侍者顺势看去，为难道：「我们东家有吩咐，这处雅间不许对外开放，客人再换一间吧。」

侍者言辞恳切不像有假，我不愿为难他，便与宋引默另择了一处包间。

点罢菜，宋引默垂眸轻轻一笑，伸手帮我拢好额间一缕碎发，道：「何故如此心神不定？」

我双手捧着脸，抬眸专注地看着他，恹恹道：「这里我仿佛在梦里来过。」

宋引默闻言一笑，道：「那桃儿梦里可曾有我？」

我诚实地摇摇头，笑道：「只梦到过一個白衣少年郎，虽看不到脸，我却觉得他必然生得国色天香好颜色。」

宋引默垂下眼睑，不知在思索什么。有那样一瞬，教我觉得他的神色几近歉疚。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，见他轻叹一声，酸气十足道：「我家桃儿不梦我便罢了，竟梦见别的男子。」

我「扑哧」笑出声来，眉眼弯起，问道：「那默哥哥可曾梦见过我？」

他听见这别样的称呼，刹那间抬眸看我。我略有些不自在地移开视线，却见他眼睛明亮，唇边笑意明朗，道：「与卿夜夜梦中见。」

我眉眼弯起，挑眉看他，好奇道：「都梦到我些什么？」

宋引默垂下目光，唇角笑意清浅，轻声道：「你穿着碧色的裙子，坐在秋千上笑得好看。」

他说这话时，神情温柔认真，不似在说梦境，反倒像是在讲回忆。这教我不由自主问道：「那梦中的你呢？你在做什么？」

宋引默抬眸看我，眼中一点柔和的笑意，道：「我？我是个伏在墙边偷看碧裙姑娘的少年郎，想知晓姑娘的姓名，又怕举止孟浪，唐突了姑娘。」

我略略思忖，盈盈笑道：「若教我瞧见你鬼鬼祟祟地挂在墙上，我必定以为你是个行窃的小贼。」

他静静看着我，闻言眉眼微微一弯。窗外日光下彻，星星点点地落于他眼中，熠熠如漫天星河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轻轻一笑，又道：「不过默哥哥生得这样好看，外貌协会如我，没准儿会心软放了你。」

他神情动容，唇角弯起，站起身来，伸手轻轻抬起我的下巴。我略有些紧张，抬眸看他，见他轻笑一声，旋即俯身过来，在我额上烙下一个温柔的吻。

而后他松开了我，看我时目光灼灼，道：「若再予我一次机会，管他什么礼数周全，我定要从墙上跳下来，折一枝最好看的梅花送至你面前，然后问清你是哪家的姑娘，三书六礼，聘汝为妇。」

他说这话时语气万分坚定，引得我轻笑着戳他一下，道：「不过是个梦罢了，竟这样认真，看来某人真是非我不娶喽？」

他轻轻一笑，温柔地瞧着我的调皮行径，脸上无一丝不耐，轻声道：「是，非你不娶。」

我亦是一笑，与他对视一眼，心底像是揉了蜜似的甜。

日暮微垂时，宋引默将我送回了秦府。我与他告了别，他却不急于离开，立在府门前，眉眼含笑地看着我。我眉眼弯起，问道：「何故不走？」

他轻笑道：「我不愿桃儿瞧我背影，待你入府我再离开。」

我唇角弯起，如他所言进了府中，回眸悄悄一看，他果真还在瞧着我，心下一暖，不愿教他多等，笑着加快了步伐。

行至一道垂花门时，恰好撞见出府的赵景明。一身黑色劲装的少年怀抱着一把长剑，俊俏的一张脸上阴鸷满满。我向他轻轻一笑，算是打过招呼，将侧身进门时，他忽而唤住了我。

我不解地向他望去，却见他郑重其事地看着我，轻声道：「映妆姑娘，我只多嘴与你说这一句，你且听好。若这世上只有一人不会辜负你，那这人必是秦二。你万不能伤他，否则终有一日你会后悔死。」

他说罢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，轻叹一口气，似是忧愁的模样，道：「小爷与你说的话你可不许与秦二说，否则他又要拿小石头砸我。」而后移开视线不再看我，迈步径直离去。

我怔在原地，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汹涌的难过。我不知这情绪由来，也不知我是在为谁难过，胸口一抽一抽地疼，疼出我一身冷汗来。眼前分明一片黑暗，可脑海里却有压抑的画面叫嚣着，沸腾着，最终消泯，教我未能捕捉。

我背抵着垂花门，慢慢滑坐在地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待沉沉夜幕长出漫天星河，这股沉重的情绪才得以缓和。

白日里宋引默与我说，曾梦见我穿着碧裙荡秋千，谁知晚上我也做了这样一个梦。

梦中的师父善种花草，于草木栽培自有一套妙方，即便时至暮春时节，院中的红梅也一株都不曾凋谢，一簇一簇开得明艳讨

喜，仿佛只消一瞧这鲜艳颜色，鼻息间都能染上淡淡的梅香。

季春韶光里，我着一袭碧色衣裙穿行过花枝拱筑的长廊，脚步轻快，行步时裙裾漾漾，恍若惊起波纹的水面。我手执了一枝梅枝，枝上簇拥了含苞待放，欲绽不绽的梅花。

行过花廊，我悄无声息地驻足在敞开的竹门外，探出半个头偷偷向里看。月白衣衫的少年正轻低着头研墨，修长的颈项微倾，举手投足间矜贵得摄人心魄。

他不曾抬头，低垂着眉眼，却仿佛将我的举动尽数收进了眼底，唇边掠过笑意，道：「门外藏着哪家探头探脑的小猫？再眼巴巴地望着我，我也变不出小鱼干来。」

我鼓起腮帮，不与他扭捏，手持花枝行至他跟前，见他研墨认真，忽而福至心灵，将手中梅枝向他轻轻丢去。

他闻声抬头，轻轻一笑，玉琢似的手随意地接住了花枝，而后抬手，将其置于鼻间轻嗅。红梅白衣，美不胜收。

我瞧着面前如画景致，心念微微一动，唇角弯起，笑道：「送我的扇子上别画竹子，画梅花吧。」

少年颌首，旋即放下梅枝，挽袖提笔挥毫。作画时身姿清隽挺拔，举止清贵好看。

我不出声扰他，放低了脚步坐至临窗软榻。榻上的几案置着几卷诗书，我随意拾了一卷倚在榻上翻看起来。

他在案前作画，我在窗边翻书，案前诗歌染墨香，窗外莺声并鸟语。时光未央，岁月静好。

我本在专注地看书，翻过一篇书页时，看到一枚权作书签的柳叶，柳叶下是一首仿佛为书主人所喜的诗。我唇角弯起，视线从书卷移开，悄悄抬眼看他，却见少年眉眼含笑，亦在看我。

我眉梢轻挑，复而垂下眼睑看他以柳叶标记的诗句，轻笑道：「华郭春光欲暮时，采绳争蹴夜忘归？」

他淡淡一笑，搁置了手中狼毫笔，接道：「佳人不道罗纨重，拟共杨花苦斗飞。」

我小心地合好书卷，眼睛明亮，眸中笑意沉浮，抬眼看他，唇边浮起一丝浅笑，与他无理取闹道：「全怪你标记的这首诗，惹得我想荡秋千了。」

他略略思忖，旋即笑道：「我为你扎个秋千架，如何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自是十分欣喜，可欣喜之余又有警觉，挑眉看他，不解道：「何故对我这样好？」

他挑眉看我，唇角笑意清浅，道：「权作上次卖队友的补偿，挽回一下我在你心中泯灭人性、沦丧道德的形象？」

我眼中划过笑意，唇角弯起，轻笑道：「好说好说，日后你在我心里，便是充斥着人性主义色彩，闪耀着道德品质光辉的大好人啦！」

少年但笑不语，模样却十分受用。

后来他果真为我扎了个秋千，安在一院芳菲中，丝绳长长，横枝袅袅。我初初见到时，心底真真是止不住的欢喜。

明媚春光里，我坐在秋千上轻笑着回首，瞥见红深绿浅的花廊下，身形皎皎恰若玉树临风的白衣少年。他长身鹤立于廊下，一枝斜曳的花枝从白墙黛瓦间探出，疏疏漏漏地遮住他的脸，有花瓣在他周遭轻柔地打着旋。

我眉眼弯起，手指置于唇间，极其轻佻地向廊下美无度的少年郎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。

少年微微一怔，旋即一笑，冉冉行至我身后，一双美得好似白玉琢就的手握住秋千丝绳，竟为我推起秋千来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略有些不敢相信，少年却是自然而然的模样。久而久之，我便也不觉有异，安然坐在秋千上，略仰起一张脸，眼底有笑意浸染，唇角不自觉弯起，笑得明媚肆意。正玩到兴处时，少年推秋千的动作却是一顿。

我探究般抬眸向他看去，却见少年轻轻一笑，声音缥缈，携一丝如梦似幻的意味，薄唇轻启，道：「今日总归明了，何为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」

我不敢再看他，仓促地垂下眼睑，神情淡然，仿佛心跳从不曾乱过。

他见我不语，唇角微微弯起，一声低沉的轻笑溢出胸腔，而后松开秋千丝绳，后退一步，淡淡道：「别再对我这般笑了。」

声音清如流水击玉，却无端教人觉得寂然。少年言罢，便转身进了竹舍，遗下一个出尘的背影。

我微微一怔，尚未反应过来，回过神时只我孤身一人坐在秋千上，身后推秋千的人却不在了。我垂下眼睑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荡着秋千，心下忽然便觉得无趣起来。

存了与少年较劲的心思，我重新荡起秋千，笑得愈发张扬，恨不能笑声透过门窗，飞到他耳边去。

正竭力扮演着一个人的独角戏，却突觉一阵异样，循着直觉抬眼望去，瞥见墙头处伏着个紫衣少年。少年身形掩映在青葱槐叶中，一双眼灿若星子，正定定然看着我。

被这紫衣少年蓦地一惊，我险些撒了握着丝绳的手，顺着惯性跌下秋千去，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形。与那紫衣少年四目相对间，瞧见他生得十分英气好看，剑眉星目，清俊自然，端的分明是正人君子的模样。虽然形迹可疑，却叫人生不出恶感。

于是我眉梢轻挑，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十分好心地提醒道：「你是哪儿来的小贼？看你生得好看，我奉劝你快些离开，我师父厉害着呢！」

那紫衣少年却只一味怔然地看着我，不曾应我，也不曾依言离开。

我抿了抿唇，欲再与他说话时，却听见竹舍中的白衣少年正轻声唤我。

他说，淳儿，你在与谁说话？

淳儿？

淳儿！

我陡然睁开双眼，从榻上猛地坐起身来，竭力平复心绪，从梦中挣离开。可思及那少年所唤的名字，心脏便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昨儿与公子提过这个名字，夜来入梦不足为奇，不过是梦罢了，做不得真。

此时尚不过四更天，我心底这般想着，重新躺回了榻上，却始终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，索性起身摸出火石点燃灯台蜡烛，借着光亮打开了枕边的木匣。我将木匣抱在怀中，伸手轻轻按下机关，取出雕花木盒中的字条来，于暖黄的灯光下细细揣摩。

我低垂下目光，眉眼沉静，不悲不喜地看着掌中字条，手指轻轻拂过字条边缘。这动作太过自然，仿佛在那段被我遗忘的漫长岁月里，我曾这般做过无数次。

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

那个藏在心里不愿忘却的人究竟是谁呢？为何一看这字条，我心底便这样难过呢？

枯坐至天明后，我收好了木匣，梳洗打扮好便去葳蕤居寻夫人。今日来得太早，夫人尚未起身。

刘嬷嬷为我搬来一张小凳，笑道：「昨儿夜里夫人熬夜看时兴话本，睡得有些晚了，姑娘且先等等。」

我闻言唇角弯起，笑道：「我素不知，夫人也看话本？」

刘嬷嬷笑道：「内宅无趣，我等老婆子只知杂事，与夫人谈不到一处去，除却小姐，便只有姑娘能引得夫人多笑一笑。」

正与刘嬷嬷低声说话间，房内夫人已然转醒。我随刘嬷嬷进房去，见罗榻上夫人惺忪着一双睡眼，似是半梦半醒的模样，枕边还放着一册话本。

我迎上前，扶着夫人起身后，俯下身为她整理床榻，一面笑道：「月亮不睡我不睡，太阳不起我不起？」

屋中侍奉着的嬷嬷皆笑出了声来，夫人本对坐在铜镜前由人梳头，闻言回过头，佯怒瞪我一眼。

我吐了吐舌头，再不说话，老老实实整理好被褥枕头后，去至夫人身边为她挑选钗环。稍稍思索后，我择中了一支花样典雅的翡翠玉簪，呈与夫人看，笑道：「映妆以为，唯有翡翠簪子压得住夫人今日穿的盘金马面裙。」

夫人轻轻一笑，拿过簪子在发间比了比，旋即簪上，笑道：「当真是十分适宜，日后我佩的钗环都由映妆捡择好了。」

言罢，夫人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，叮嘱道：「稍后晚妍要来请安，你与她好好说说话。我这双儿女随了他们

爹，性子生得倔。你向晚妍递个台阶，她自会顺着台阶下来。」

我知她用心良苦，心底也盼着与小姐和好，连忙点头称好。

夫人见状总归放下心来，轻笑着吩咐众人去准备小姐喜欢的吃食。众人领命去了，只遗下我与夫人二人。

我侍奉夫人洗漱好后，扶着夫人去榻上坐下。夫人将一落座，小姐便姗姗而来，向夫人行罢礼后，便在夫人身边坐下，轻笑着唤了一声母亲。

嬷嬷们呈上了数盘糕点，又端来一碗燕窝粥权作夫人早饭。夫人品一口粥，旋即笑着问道：「听张嬷嬷说，近日你常出府，都去做了些什么？」

小姐笑道：「与我交好的一位姐妹家中为她办了江春宴，她请我去替她参谋，还托我请哥哥去。」

夫人轻笑一声，道：「那辰儿可应了？」

小姐摇头，语中颇有无奈，道：「母亲又不是不知，哥哥从不曾为哪位女子收过心，岂会去赴结婚亲之缘的江春宴？」

夫人垂下视线，轻声道：「这话说得不对，你哥哥曾赴过一场江春宴。」

我本微低着头伫在夫人身侧，闻言不自觉抬眸向夫人望去。

夫人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侧首向我轻轻一笑，不疾不徐道：「那年他十六岁，回府与我说他想娶一个姑娘。我初时还不信，以为他不过是一时新鲜，谁知他竟真的去赴了那场江春宴。」

小姐轻「咦」一声，道：「我倒从不曾听哥哥说起过，后来呢？」

夫人轻叹一口气，道：「那位姑娘未择中你哥哥，而是与一个弹琴的公子定了亲。从那以后，你哥哥便再没弹过琴。」

我垂下眼睑，想起那夜从公子指尖泄下的泠然琴声。那时他弹罢一曲，神色忧伤，唇边偏露出笑意一点，问我此曲如何。我心下只觉寻常，却不知其间还有这样的故事。

小姐眉头微微蹙起，问道：「那是谁家的姑娘？我可曾认识？」

话音将落，有嬷嬷上前通禀，神情肃然，道：「夫人，前厅有冰人造访，请您去一趟。」

夫人与小姐对视，眼底皆有疑惑。夫人问道：「是谁家请的冰人？」

嬷嬷略略迟疑，道：「便是宋尚书家。」

小姐闻言垂眸不语，夫人则侧首看我一眼，目含探询之意。我心下亦是茫然，轻轻摇了摇头，示意此事我亦不知情。

夫人收回视线，从榻上站起身来，拂了拂袖，道：「走吧，都随我去看看。」

夫人与小姐走在前面，我紧跟其后，不知为何只觉心乱如麻，将入厅堂时，右眼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。

冰人坐于位上，见了夫人忙起身道喜，笑道：「娶妻如何，匪媒不得。我受人之托，造访贵府，与夫人议一桩门当户对的好亲事。」

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敢问冰人是受谁所托？」

冰人笑道：「受宋尚书所托，说和宋公子的姻亲。夫人必然知晓宋公子，年纪轻轻已名列大理寺少卿，生得又是一副好相貌，可是名满京都城的佳公子。」

夫人轻轻颌首，道：「我自然知晓小宋大人，只是不知冰人是替小宋大人牵谁的线？」

冰人闻言微微一愣，旋即笑道：「夫人说笑了。您膝下只得一位小姐，不为秦小姐牵线，难道是为秦公子搭桥？」

话出，满堂寂静。

夫人品茶的动作一顿，小姐亦不敢置信地抬头向我看来。我怔然立在原地，脑海一片空白，说是如遭雷击也不为过。

那冰人恍若不觉，笑盈盈道：「秦小姐亦是名满京都城的闺秀，秀外慧中，才貌双全，与小宋大人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！」

夫人放下杯盏，淡淡道：「冰人莫不是在与我说笑？」

冰人连忙摇头，信誓旦旦道：「怎敢与夫人说笑？小宋大人便候在府外，只待与夫人面谈。」

夫人冷哼一声，吩咐道：「去请小宋大人，我今日倒要看看，他能予我个什么说法。」说罢，夫人担忧地回首看我，轻声道：「这里交给我，你下去歇着。」

我摇摇头，从喉咙里挤出声来，酸涩道：「夫人不必担心，我要听他如何说。」

小姐看着我欲言又止，终是垂下视线，沉默不语。

不多时，厅外行进一清隽身影，形茂恰如芝兰玉树，容仪清俊，轩轩韶举。他今日穿的仍是一身紫衣，袖间以银丝绣了暗纹水波，行步时衣襟微微拂动。他踩着洒落在地上的日光，便这般静静走来。

夫人瞥他一眼，问道：「小宋大人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」

他立于堂前，目光透过众人落在我身上，只一瞬息，便收回了视线，不偏不倚地正视前方，轻轻一笑。

我眼底氤氲开雾气，透过雾气，模模糊糊地看到那个昨日还说非我不娶的男子，跪下向夫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大礼。

他说，我自然知道。

他说，秦家小姐温良端娴，堪为吾妻。

他说，幸承冰语，愿结良缘，宋家引默在此求娶秦家晚妍，结两姓之好，缔姻亲之缘，万望夫人成全。

眼中雾气消散，复而凝结成珠，眨眼间便从目中滚落而下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生生将余下的眼泪逼回去，淡漠地看着堂前那道紫色身影。

夫人冷笑一声，不待她开口，另有一道颀长的白影踏光而来。衣衫月白，纤尘不染，眉宇如画，其间风流天成，却盖不住神色冰凉，如覆寒霜。

宋引默如有所感，立起身来回首看他。

他冷冷一笑，迈步上前攥住宋引默的衣领，抬手便是一拳。一拳作罢，又是一拳，仿佛心底积压的愤懑总归找到出口，尽数宣泄在拳脚之间。

小姐惊呼出声，欲上前阻拦却被夫人拦住。夫人神色淡然，移开视线不忍再看，轻声道：「由他去吧。这口气你哥哥已忍了许多年。」

宋引默只淡淡看着他，嘴边流下一线殷红，模样狼狈至极，却始终不曾还手。

他终于停了手，从怀中掏出一方锦帕，细细擦拭双手。擦拭作罢，将锦帕轻飘飘地丢在地上，极为厌弃的模样。

他忽而一笑，淡淡道：「宋引默，你以为你只负了她一次吗？」他说这话时唇角弯起，声音仿佛凝了冰，冷得教人如坠

冰窖。

宋引默闻言，身躯微微一颤，旋即闭了闭眼，再睁眼时，抬袖拭去唇边殷红，面上仍是无谓的模样。

公子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杀意，冷声道：「你明知她是谁，你明知她心悦你，辜负一次不够，还要辜负第二次吗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上前将宋引默扶起，触到他的手时，他身体有一瞬的僵直。待他站好，我收回手，向他轻轻一拜，竭力掩住面上情绪，道：「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。躑躅御沟上，沟水东西流。祝大人云程发轫，得偿所愿。」

言罢，再向公子拜了一拜，转身欲走时，却发现公子不知何时拽住了我的衣袖。远处一抹流离天光，却远不及他耀眼。他正看着我，目如秋水照人寒，眉眼美得只应画见。

我弯了弯唇角，欲说话时，他却松开了我，垂下眼睑，掩住目中万丈波澜，淡淡道：「我骗过你两次，一次是你问我可曾听我弹过琴，我骗了你，说不曾。另一次，待你回来我再告诉你。」

我知他是担心我一去不返，轻轻一笑，点头应了一声好。

他见我应承，松了一口气的模样，轻声道：「去吧。」

我依言转身离去，背过身的一刹那，眼底按捺了许久的泪颓然划下。

未走出几步，公子便唤住了我。我脚步一顿，顾及脸上狼狈，不曾回过头，只得听他在我身后轻声道了一句我等你。

我眼底蒙上蒙蒙的雾，眨了眨眼，又无声地滚下一串泪珠，忙抬手粗暴地拭去眼泪，背对着他点了点头权当应过，而后步履仓促，落荒而逃。

我心底浮现着一个隐隐约约的猜想，这猜想不住在我脑海中激荡，几近压过了心里汹涌的悲伤。它在我耳边喃喃，不住地催促我，教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印证它是对是错。

我到了夫人的葳蕤居时，院中一片寂静，一个奴婢也不曾留。我极其轻易地推门进了夫人的房间，抬眸扫视一圈屋内陈设后，径直去往妆台，握住冰凉的黄铜柜柄，拉开最下一层木柜，缓缓露出柜中静静躺着的五卷画像来。

我垂下眼睑，辨认出最靠外的画像是我亲手放进去的那幅，而后伸手拿出柜中最里的画卷来。系着画卷的不过简简单单的一个结，我却解了许久才解开。

画卷一点一点在我面前铺展开，待我看清画中人的面目后，心觉梦中持花作剑，一身风骨的少年总归有了脸。

眼睫轻轻一颤，旋即一滴泪砸下来，晕开画中少年月白衣襟的一点。

那少年生得一副湛然若神的好容颜，眼如盈盈秋水，眉似淡淡青山，眉眼盈盈处，人间春色尽揽。他着一袭出尘白衣，眼含一丝睥睨，生生压过人间风月无边。

我勾唇一笑，又忍不住落下泪来，心想这便是我梦中的少年，若这不是，便再无人是。

除却葳蕤居，还有一处要去。我竭力抑制住双手的轻颤，将画像轻柔地卷好放回柜中，而后离开葳蕤居回房，从枕边木匣中取出一沓银票，垂眸略一思忖，将自碧清泉宫后，再未派上用场的獬豸符揣入了怀中。

我到天香楼时，时辰已近正午，楼中食客熙攘，侍者穿行其间，或引路，或呈菜，分工井然有序。

甫一进门便有侍者上前招呼，侍者笑得热络，问道：「姑娘哪边就座？」

我抬眸，望向二楼最里处房门紧闭的雅间。侍者见状面露为难之色，微微皱了眉，欲与我解释时，我从怀中掏出獬豸符示予他看，问道：「这样也不能进？」

侍者微微一愣，忙躬身伸手相请，道：「能进！自然能进！贵人这边请！」

我垂下眼睑，跟随侍者上了二楼。侍者将为我推门时，我拦住了他，兀自上前一步，在门前伫立片刻后，抬手轻轻覆在了门上。这是一面雕琢着万字穿花的红木隔扇门，与我梦中所见别无二致。

我屏住了呼吸，手上稍稍用力，将门缓缓推开。雅间内轩窗半开，窗外天光徘徊，其下临窗而置的紫榆翘头案是梦中见得的模样，所设檀木屏风亦分毫未变。

我眼睑微颤，缓步迈入其间，每走一步都有明灭的画面涌现。这里我曾与那少年隔着桌案对酌，这里我曾捧着脸抬眸偷看那少年，这是我躲过的屏风，这是我行过的地砖。这才不是梦境，我曾在此间真真切切地邂逅过一个清风明月般的少年。

那少年卖得一手好队友，可他偏能转瞬间便笑得无辜好看。他曾清立于此，一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微微一弯，醉倒了天际韶光一片。

侍者引我入座，笑道：「这处雅间虽不开放，可东家有令，每日都洒扫着，十分洁净。」

我回过神，握紧了手中的獬豸符，问道：「你们东家可是姓秦？」

侍者点头，道：「贵人既拿着此符，定然是我们东家极看重的人，我等不敢懈怠，敢问贵人吃什么菜？喝什么酒？」

我勾了勾唇角，道：「便要酒，要此处最烈的酒。」

侍者见我神情不似说笑，亦不多问，依言去了，不多时，除却拿来一壶酒外，还呈上了几碟小菜。

我拿起酒壶往杯中倒酒时，侍者正布置碗筷，布好一副后，略略迟疑，旋即问道：「贵人昨日是与一个紫衣公子一道的，稍后那位公子可要来寻贵人？」

我倒酒的手微微一顿，轻放下酒壶，竭力作出风轻云淡的模样，轻声道：「只我一人，从此以往，他都不来了。」

侍者闻言轻瞥我一眼，自知失言，小心翼翼地退将下去。

我执着酒杯，浅酌了一口杯中酒，心道这酒果真是烈酒，甫一入口，火辣辣的滋味从咽喉一路烧至腹中。我酒量不算好，可偏要逞强般饮尽一整杯酒。喝得太急，呛出两行泪来。伸手欲将之拭去，却无论如何也擦不干，不住有泪水顺着脸颊淌下。

我索性不再擦拭，任眼泪空流，手执酒壶结结实实地倒满一杯酒后，再度抬手饮尽。两杯下去，目中已泛起浅薄的醉意。

孤身喝酒委实无趣，我提着酒壶起身，步履略有蹒跚，行至栏杆处凭栏独立，手肘搁在栏杆上，轻轻撑着头。

视线略往下偏，我瞧见楼下有一桌宾客推杯换盏地饮酒，杯杯盏盏喝得爽利，不由轻笑一声，觉着虽是旁人在喝酒，那酒却仿佛像是喝到了我腹中去，十分酣畅淋漓。正看得起劲时，那桌宾客却撤了席，似是要走的模样。

我连忙扶着栏杆从楼上追将下去，努力克制住身形的摇晃，阻拦道：「兄台莫走！继续喝。」

那桌客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，有一人率先出头，道：「姑娘这话好没道理，我等若依姑娘的话留下来喝酒，难道姑娘要买单不成？」

我唇角勾起弧度，身形略显摇晃，提着酒壶行至账台处，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拍在台案上，偏过头，眼含一丝醉意，道：

「便依兄台的言，今晚全场的消费由我买单。」

众人：「……」

古代酒楼到底不是酒吧，不曾有尖叫，也不曾有掌声，唯那桌客人笑得爽朗。其中一人笑道：「姑娘好魄力！我等却不能白喝一个女儿家的酒，今日便当是我等做东，请姑娘喝酒，如何？」

我自不推让，入席坐下，将我手中提着的酒倒予众人同饮，道：「今日既是诸位兄台做东，来日相逢便我请诸位喝酒。」说罢，执着酒杯向几人虚虚碰盏后，抬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有一人问道：「姑娘一人来此处喝酒，可是有何郁结不解？」

我将酒杯轻放于桌上，垂下眼睑，喉咙略有些干涩，道：「谈不上郁结，只是觉得自己可笑罢了。才得知自己是个负心女，却又遇上个负心汉。呵，简直狗血。」

另有一人叹道：「若说负心汉，谁又敌得过那个人。」

他话音将落，在座众人要么哀叹，要么怒哼，再碰了一轮酒后，那人才继续讲道：「姑娘可曾听过一句流传民间的话，昭国双壁在，狄人莫敢犯？」

我伸手轻轻按着太阳穴，道：「我只知秦将军被誉为昭国一壁，却不知有双壁之称。」

那人抿了一口酒，道：「昭国双壁，一壁是秦将军，一壁则是燕郡王。」

燕郡王？

分明是头次听闻，却无端叫我觉得万分熟悉。眉头不由紧锁，只觉从太阳穴泛出一阵一阵的疼来，且这疼痛有愈演愈烈的趋势，勉励才将其稍稍抑制。

那人继续道：「燕郡王本是侠客出身，他是我等江湖客心中的神祇。彼时昭国朝廷动荡，北有突厥战火连绵，南有戎夷虎视眈眈。风雨飘摇之际，是燕郡王扶持当今圣上登上御座，重振国祚，也是燕郡王与秦将军联手，一南一北御敌守疆。那时谁能料到，燕郡王竟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？」

他言尽于此，似是不忍再说下去。于是有一人续着他方才所说，叹息道：「燕郡王有一女，若还活着，想来应与姑娘一般年岁。五年前，燕郡王为爱女办了一场江春宴，可谓揽尽天下英才为女择婿……」

许是喝多了酒，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般的晕眩，眼前景象略显模糊，唯有那人的语句声声清晰入耳。他说至此处时，我想起我曾做过的一场梦，梦中有个温婉妇人牵着我的手，与我说，昭国顶好的儿郎都在，他既是能教我们奴奴心心念念的人物，自然也会在。

「谁知人中龙凤里，陶小姐择中的却是一个负心汉。那负心汉便是宋尚书家的公子，现今已是大理寺少卿。昔年江春宴上，陶小姐对少卿大人一见倾心，遂缔结姻亲之约，只待陶小姐来年及笄，二人便可大婚……」

原是宋引默，竟是宋引默。有泪盈盈于我睫上，旋即垂落，悄无声息地湮没于衣襟。那个互表心迹的月夜，宋引默说，我是有一桩婚约，是我父亲与那位大人做的主张，我并不情愿的。

那时我心际只有两情相悦的欢喜，竟忘了问上一句，既不喜，既不情愿，何以妥协，与陶小姐定下一桩注定要辜负她的婚约？

「可陶小姐与宋少卿定亲不过半月，燕郡王竟被扣上了行刺圣上的谋逆之罪。三岁小儿都知燕郡王忠君敬上，国士无双，怎会谋逆！？可圣上偏信了刑部呈上的查证，判处陶家满门抄斩。为示清白，宋尚书请旨督刑，宋少卿亦随其往。江湖上一直有传言，那桩行刺案是宋尚书的手笔，而宋少卿做得更绝，亲手用弓箭射死了未成婚的妻……」

我只觉头疼，额上已冒出了冷汗，十指紧攥成拳，指甲刺在掌心，刺出尖锐的疼。宋引默说，那桩婚约不作数的。那位大人家中生了变故，全府无一幸免，他的女儿亦涵括其中。人不在了，婚约自然不了了之，算不得辜负。可若真如这位酒客所说，他如何不算辜负？他凭何这般心安理得？

思至此处，头疼更甚。虽疼痛难忍，却莫名使人清醒，先前微醺的酒意也散去了八九分。

那人说罢，在座诸位皆长吁短叹起来。最初与我说话的那人轻叹一声，抱着酒坛灌了一口酒，而后大刺刺地用衣袖拭去唇边酒渍，道：「燕郡王古道热肠，不少江湖客都受过他的恩惠。燕郡王的旧交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你们必然听过他的名号。」

另有一人笑道：「何须你说？我等都晓得，便是不问世事多年的出泥老人。」

我垂眸思索，想起回雁山赏桃花那日，公子携的酒便是出泥老人酿的桃花醉。三皇子求不来的酒，公子万分轻易地便拿出了两坛。这般说来，公子与出泥老人怕是交情不浅。若我梦中的白衣少年是公子，那师父又是谁？

我捏紧了酒杯，问道：「兄台口中的出泥老人，可是以竹舍为居，极爱栽培奇花异草？」

那人点了点头，笑道：「确如姑娘所说，出泥老人不喜过问江湖事，终日醉心花草，医术极其精湛，可谓当世华佗。」

我连忙追问道：「兄台可知，出泥老人现在何处？」

那人微微一愣，答道：「出泥老人行踪不定，他在何处谁也拿不准。我只知出泥老人在京郊丛云山有一处竹舍，他在不在却要另当别论了。」

他身侧落座的人嗤笑一声，道：「这话权当白说，谁不知出泥老人在丛云山有房舍？可丛云山这样大，即便兜兜转转找到那处竹舍，也会被竹林阵法阻隔在外边。」

我微微蹙眉，记起梦境中的竹舍外确乎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。当即便从位上起身，以江湖人的礼节抱拳向几位酒客鞠礼告辞。

侍者将我送出酒楼后，我递了一张银票予侍者，道：「方才几位侠客的酒钱皆算在我头上，若他们问及，便说是我的谢礼。」

侍者应承后，我便去最近的驿站雇了一辆马车赶往丛云山。驾车的车夫听闻我是去丛云山后，笑道：「倒也是奇，近日里去丛云山的人多得很。我昨儿载一个大侠去丛云山，在路上瞧见了好几辆官老爷的车架。荒郊野岭的，也不知他们是去做些什么。」

我沉默不语，心下略松了一口气。丛云山奇峰险峻，无甚景致，唯一能为众人瞩目的，怕是只有居于山中的出泥老人。眼下有这样多的人前往丛云山，出泥老人定然是在的。

此前所喝的酒渐渐生出后劲来，催促车夫再快些后，我闭上了眼睛倚靠着车壁养神。

马车一路疾驰，有风微微掀动起车帘，轻柔地吹拂在我脸上。我睁开眼，觉得清醒不少，伸手掀开车帘，靠将过去向外张望一眼。

此时正行在一条略有些坎坷的泥路上，路两边草木繁盛，稀稀落落地生着一种罕见的花树。车轮过出溅起点点尘埃，路面上残留着车辙往返的痕迹，像是新留下不久。看清路况后，我便放下了车帘，心里隐约觉得曾不止一次行过这条路。

在马车上颠簸了近两个时辰，车夫才勒令马匹停下。下车后，我活动了好久才觉周身酸痛稍稍缓解。

车夫略有歉意地对我一笑，伸手指了指面前一条羊肠小路，道：「马车不能上去，只能送姑娘到这儿了。姑娘只消沿着这条路走，便能上丛云山。」

我向车夫道了一声谢后，便沿着这条小路入了山。

时至午后，分明该是太阳最炽热的时辰，山间拂过的风却是冷的。孤身行在山间小路上，说不害怕自是假的。我怕得紧，怕迷路，怕野兽，怕虫蛇，稍有风吹草动都能引得我一阵心悸。

可再怕又如何？若我因此刻的怕而中途放弃，就此掉头而去，我的过去、我与公子、与宋引默的纠葛怕是穷尽此生都找不到谜底。

我深深地知道，我必须找到出泥老人，只要找到他，一道道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谜题便都能迎刃而解。为此，我披荆斩棘，一往无前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